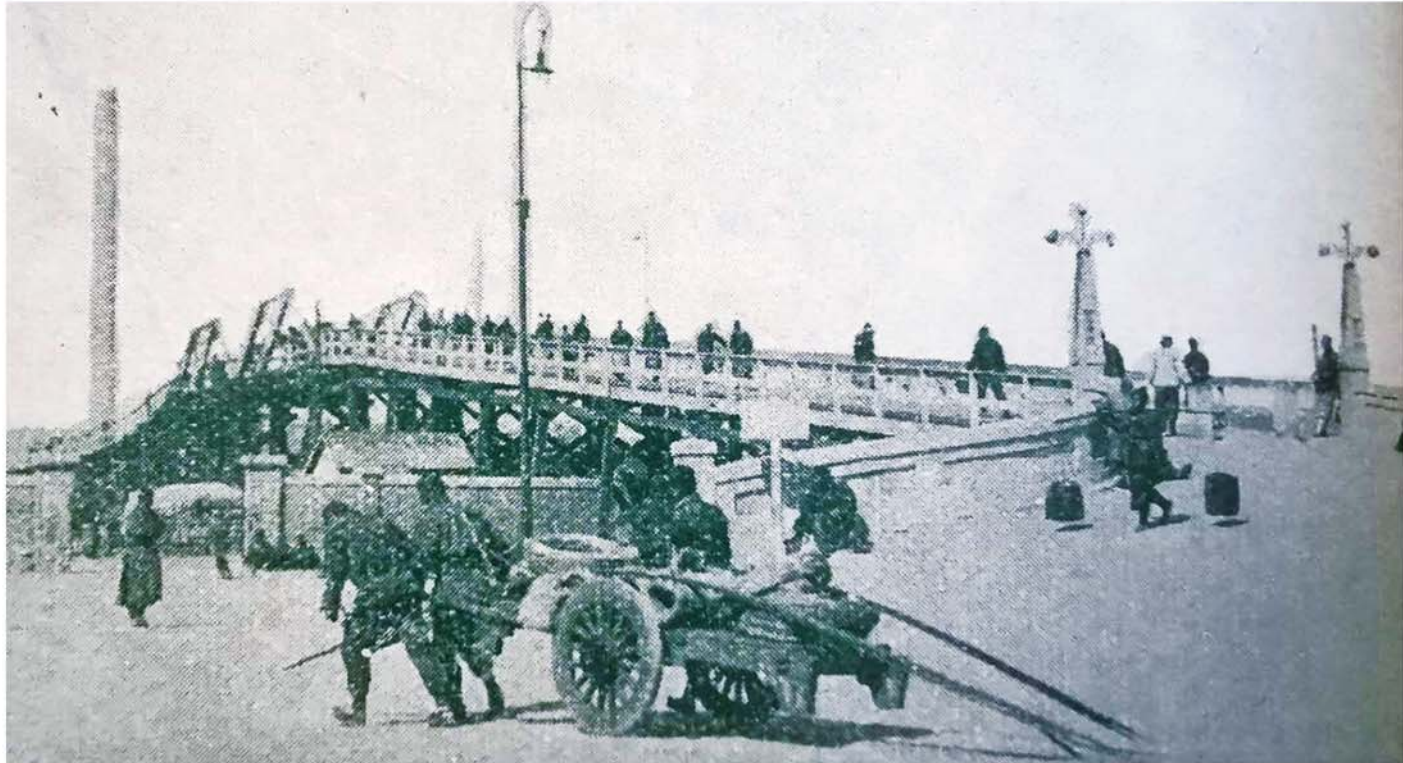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/半岛记者 张文艳

天桥最近成为青岛的“热词”，因为存在了34年的中山路天桥即将拆除，一如当年的泰安路到云南路老天桥一样，这座天桥留给老青岛人深深的记忆，它坐落在当年老街里的中心地带，是繁华的象征。本期，我们从中山路沿天津路往西南而行，来到泰安路转盘处，目的地是泰云通道，一座曾经为连接西镇和街里的天桥，它的名字几度变迁，从定安桥到国民桥、泰安桥，再到跃进桥，它给老居民带来了便捷，也留下了“等火车”的童年记忆……



1935年书刊中刊载的天桥。邹勇先生提供

桥上望游龙，俯首盼飞轮

泰云通道上老天桥的过往和记忆

建设天桥

高督办的“三把火”

回溯老天桥的过往，还得提及一个人物——高恩洪。

他最近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文章中，无论是还原青岛市图书馆的历史，还是再现国立青大图书馆的历史，都与他有关。

高恩洪在青岛官职不小，胶澳商埠督办，但时间不长，应该说仅仅半年多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任期里，他留下的印记，使得青岛一提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多建筑历史，都离不开他，哪怕并不宏伟的天桥。

高恩洪(1875年~1943年)字定庵，亦作定安，蓬莱人。有着显赫的经历：上海电气测量学堂毕业，后留学英国津普大学。1922年，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，后改任教育总长。

他与青岛的缘分开启于1924年4月，在蓬莱同乡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，出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督办，只呆了半年多的时间，当年11月因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落败去职。

早在1924年初，高恩洪就任胶澳商埠督办的消息即传播开来，青岛总商会张鸣銮、朱子兴、宋雨亭联名“上书”：“高恩洪总长简授胶澳督办已经国务院通过，青岛商民极

表欢迎，急盼高督办早日履新以慰众望”。3月24日，高恩洪回函给张鸣銮，表示“念胶澳为特别商埠，内政外交事繁责重”，“何敢爱惜羽毛不为牺牲”。(青岛市档案馆档案)

于是，1924年4月1日，高恩洪正式任职督办。

此时的青岛，在1922年12月收回主权，百业待兴，经历了25年的德占、日占，又过了一年的恢复期，成立了胶澳商埠督办公署，直属北京政府，在当时可谓风头正劲。高恩洪能得到这个“美差”，显然与他的背景有关。有吴佩孚做靠山，高恩洪在青岛的督办生涯光芒四射。

“高恩洪上任后即减免了郊区农民的地税，对中外企业纳税标准进行规范统一；着手清理官产、筹办地方银行、健全完善社会救济机构；兴建了城市公共与基础设施，建立公立通俗图书馆(青岛市图书馆前身)、女子中学等。最为人称道的是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，短期内完成如此多的工作，不得不高恩洪在当时确实属于“能臣”。

不仅如此，高恩洪还很强硬，面对当时仍有特权的日本人，他态度坚决，《胶澳志》记载：“驻青日领事馆索取没收枪械，督办高恩洪拒绝之。日人屡犯私贩军械之禁，我国查获日犯，均交日领事馆自为处分，其赃物则由本埠官厅予以没收，日领事馆要求索还我方以违禁物品没收充公，乃枪械进口章程所规定，亦各国所公认，我国官厅自有处分之权，即予驳覆。”

所以，当私立青岛大学创办遇到校舍阻碍时，他作风强悍，在吴佩孚的支持下，把俾斯麦兵营里的军队赶出，成立了私立青岛大学，并带头捐款，筹措教育基金，让青岛谱写了国人的序章，并为以后国立青大的创办打下了基础。

1924年11月初，随着北京直系政权倒台，高恩洪在青岛结束了他的督办生涯。从此退出政界，在烟台经营“烟滩路自动车公司”，任总经理。1926年，迁居上海继续兴办实业。高恩洪的晚年是在北平度过的，远离政治，广征博览道家之书，修心养性。1943年病逝于北平。

利民工程

天桥建设迫在眉睫

泰安路转盘处公园内，聚集着不少市民，公园不大，孩童不少，充斥着欢声笑语。晚春季节，芳菲正盛，让这座街心小花园显得更为热闹。走出公园，抬头便望见了泰云通道。十几年前走过几次，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不少摊贩，宛如集市。此次再访，未曾想变化巨大。耳边刚刚充斥过的玩闹声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安静，略带一丝凄凉。零星的几个摊贩，尚无顾客光顾，几位行人穿越通道，脚步声清晰可闻……

地下通道的产生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，天桥是它的前身，一天一地，形成一个圆形的变化轨迹。

原交通总长高恩洪就任胶澳商埠督办，主持的众多项目中，天桥的修建不算大工程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利民工程。

翻看旧档案，高督办一来，案头上就陆续出现了一张张关于修建天桥的函件。1924年5月29日，新上任一个多月的高恩洪回复了此项决议的初步预估结果，认为建设天桥很重要，经费估算需要“二万四千至三万元”，由胶

澳商埠督办公署、铁路局和青岛总商会三方出资，“速筑通行西镇天桥以便交通”。半个月后，时任青岛总商会会长隋石卿回函表示“青岛总商会为利民方面筑桥经费业已筹齐”，“听候指拨”。他分析了德国侵占青岛后建筑铁路和大港火车站的初衷，并对路况进行了解析，认为筑桥非常有必要。

1924年7月24日，青岛总商会发布通告，公布了建桥方案：“本署会同胶济路局暨该商会三方议决先建临时木桥，同时进行铁桥计划”，并称“建筑天桥振兴市面以便交通，督办对于此项计划积极进行深费苦心”，“如果按照原议用洋灰铁筋桥计十一米打宽，载重15吨未尝不可，但该桥建筑地点既在天津、北京两路东西之间，正值铁道转弯之地，来往倒车障碍，目力虑生危险，必须建筑铁质天桥方为适宜，现已同时画图开工，先行建筑铁桥桥墩一，俟本年十一月此项桥梁由外洋运到即可竣工”。由于工期比较长，“惟时隔数月仍不能速达交通便利之目的，现拟定一方建筑五米打宽临时木桥，预算两三月间

即可通行”，与此同时，铁桥计划也正进行，“以期本年底铁桥告成，再将临时木桥拆去”。

由建临时木桥，先通行，再陆续建铁桥拆木桥的“繁琐”工程计划可以看出，建设天桥早已迫在眉睫，几乎是一天都不能等了，“速筑”二字充斥在三方函电之间。

建天桥为何如此迫切？因胶济铁路建成通车，拉开了西大森、团岛一带与市区也就是当时的街里(中山路)一带的距离，不但西镇居民逛街不便，也造成了发电厂、修船厂、屠宰场工人上下班不便。更可怕的是，“西镇一带的居民，为了到‘街里’去购物，常常不敢去爬‘天桥’，而多要私自穿越铁道，故被频繁过往的火车撞死轧伤的事故时有发生”(《天桥》王铎作)。

是民众呼声，也是自己上任笼络民心的好机会，高恩洪加紧督促项目建设，1924年10月11日，被誉为“置身霓虹之上”的天桥竣工落成。高恩洪出席了剪彩仪式，这是他在青岛的又一个高光时刻。似乎这样还不足以彰显高恩洪的功绩，天桥还被命名为“定庵桥”(定安桥)。



国民桥老照片。



泰安桥。



跃进桥建成后泰安桥还在。



跃进桥旧影。